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讀書後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讀書後卷三

明　王世貞　撰

書謝安謝玄傳後

謝安石格量弘齊故是始興以上人然大略能因事為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雖曰有天幸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十餘擁百萬之衆平襄而後氣噉江左獨玄以北府偏師躑躅當鋒覆師斬將者至

再三其膽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咎為失策吾以為未為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威畧能使晉人亀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蓋不得已與垂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

書晉史隱逸傳後

晉史之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

魏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風夏仲御行恠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邦之陪臣也戴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夷穆而近道遯晦而挫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彥朱臣容楊軻次之軻之不幸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跡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為次以隱第附于節為近

書范承明傳後

余觀自古忠臣介士之於故國未有如范粲承明者其持志烈於微箕保身巧於夷勝夫口舌步武之際人所最難檢攝持而至於三十六年之久卒以天年終此豈慷慨殺身可同年而語哉且其不辱在廢立之時而不在於移鼎之際沈幾先哲雖聖賢何以加焉伯孫以弘博之資率其二弟棄學業屏人事而奉承明没齒不官可謂生能養志没能繼志者也養志繼志孝之純也奕

世不屈忠之純也伯孫有焉武帝優容之而不忮不奪其猶有君人之度哉傳稱太宰從事中郎誤當時未避師而稱太宰亦無官太宰與太師人也

書慕容盛載記後

吾嘗讀慕容盛載記其與羣臣言管蔡忠存王室而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意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僇不臣之罪彰于海內至伊尹則又謂其不能竭忠輔導而

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夫盛一小猾虜也乘險而據一方屢遭篡弒之後故其與羣臣議摧抑伊周以張威而折其心之不軌不足據也獨蘇子由之持論以世之言為周公之事無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夫天下之大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攝焉以為之主也夫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所疑大臣從而媒孽其

𢘐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然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足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間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中赧然有不自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異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亂而天下不揺蘇氏辨矣然亦非能善論

周公者也夫武王歿而成王尚幼周公用叔父之尊親而當武王之重托以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躋于畢召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而易成王故負扆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之為君而周公之為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而撓成王蒙養之哲使之從容以成其德而練於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後稽首而歸之若信蘇氏之論則七年之内將以攝為真而天子之名不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此新莽之所妄引以成其簒者也

而謂周公為之乎且蘇氏之所疑于不能服者即霍光之于昭帝諸葛亮之于後主也天下尚不疑于霍光諸葛亮而獨疑于周公萬萬無是理也周公之過陳賈則一二測之夫洛邑之頑未嘗一日忘怨周而為殷武王之黄鉞固已斷紂之頭而懸之太白矣乃使其憤怨很戾之子為之長而又使其失職之兄不肖之弟而監之不亂何待且夫紂之自絶于商久矣武庚親其子也頑民挾而欲甘心倒戈者畏而有二志皆非所以寧之也

微子者紂父之元子也而賢滅商之後即立微子可也或曰封武庚者武王也非周公

書謝靈運集後

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漸愛之以至于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照對顔延之之請隲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繢滿眼也自有定論

而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顔延之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

書何胤傳後

甚矣士之好名也天監之初何胤與謝朏並召不出則已何至示必出之勢以動謝朏而身獨隱以擅一代之高毋乃傷于巧哉世固有巧而競于進者未有巧而競

于退者雖清濁異形其累自然一也雖然謂謝朏為眉所賣則非也丈夫自有志安可以出處問人眉蓋已逆知之矣故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茲言也固朏之所樂聞也齊氏禪代朏僅能不為褚彥回王仲寶耳孔子有言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朏所至以聚斂聞何暇論晚節哉

書爾朱榮傳後

昔爾朱榮死而魏收為之志受其子文賂金而比之韓

彭後人笑而嗤之吾以為韓信神于兵者也固非榮之所敢輕擬至以方彭越則榮方且憤然而不受夫以榮挾虜姓而肆為暴戕宗室屠王公掠妃主戲天子於股掌之上而不之顧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至于雄武抗悍有經世略則自項羽而後未見其比者也榮秀容一酋長耳地方不過三百里兵不滿萬騎然能收募天下之豪傑悉出其麾下其志遂欲掃羣雄而制六合之命天下亦悚然而畏服之且其始之入洛不過五六千人

耳而六師之乘萬雉之都拉然而土崩其破葛榮亦不過七千人耳而百萬之衆一朝而潰敗雖成如元顥才若陳慶之而取之如拉朽然至于處分大盜之速遥策關西之勝隠然阿瞞寄奴之風何言彭越也羽之喑啞跳盪非榮所可及然羽有近筭而無遠略寛于近而薄于遠故嘔嘔之愛能使二十七騎於烏江而不忍去而不能使田榮陳餘英布之無叛所當之敵戰必勝攻必取而不能保曹咎龍且之無敗而所遇又髙祖是以禍

不在內而在外榮有遠略而無近算寬于遠而暴于近故葛榮之衆不坑僇而左右之無辜而死者比比能使天光之以少制万俟醜奴侯淵之以少制劉靈助而不能察元彧輩之謀而所遇又莊帝是以其禍不在外而在內嗟乎古之有天下者要必有人君之德而其佐命以功臣終者要必有人臣之體人臣之體在才巨而心小其識不凡而凡不遠而遠乃可保也無君德而其材非人臣者偏雄則項羽袁紹李密委質則韓信及榮也

其法不足以有天下適足死耳他固有幸而成者不足道也

讀文中子

立言之士自吾夫子諸高弟顔閔參賜外要無若孟子自孟子而後則無若文中子矣夫析理性辨邪僞精微入玄沈快破的故瞠乎不敢望鄒人之藩若衡事隲古簡要精當河汾之間裕如也奈何以模擬少之第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顯貴爲貞觀將

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為疑若余不佞之所疑固不止是蓋夫子大聖人七十子之徒其齒莫重於顏季二路然未有長於夫子者至攷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而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二年卒壽僅二十三今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廿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

中子四歲也它若淹若威若州達即不可攷要之其齒皆不亊于房杜者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為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槖哉將文中子之微言固不止是而好事後進有勦入而亂其真者耶若以為阮逸偽作則斷乎非逸所能辨聊志於此以示傳疑

書李勣傳後

高宗之欲廢王后而立武也褚遂良諫長孫無忌不諫然猶能持之李勣不諫又從而曳之武立而後易社移

鼎誅鋤李氏之裔殆盡而天下之惡悉歸之勣吾謂未可以是深罪勣也夫勣也智有餘者也以為人主以愛欲易椒房吾必不能制制之而不得則禍隨之吾勛臣也禍不至死不已彼見夫太尉之懿親且有翼戴功以畢辭竄荒裔而卒賜之死方自以為得策而詎謂武氏之遂滔天也假令武氏前高宗死即後死而不臨朝不廢立不易社移鼎勣不過一具臣而已家事語亦不必傳也且夫勣故盜賊雄也為父而事竇建德則失之君

為身而復事唐則失之父特以其能善為兵事曉便宜而已柰何以大臣之節望之夫呂后之王諸呂其安危大幾甚于易后王陵曰不可平勃曰可幸而為平勃不幸而為李勣不然何以異哉然是時呂后高宗之意定矣諫必不行不行則禍隨之為大臣者取幾焉可也

書五王傳後

張柬之等五王合謀誅二張遷武氏反中宗之辟而復唐之宗社何其壯也未久而妖韋蠱於內諸武蠱於外

而五王者厭厭不振以至于屠滅千載之後疇不痛之而又惜之且恨之胡寅仲以為五王於是時當乘兵勢執武氏而聲其簒奪之罪以僇之可也張敬夫曰固也中宗子耳子可以弑母乎為五王者廢中宗立宗室之賢者伸討賊之大義而僇武可也朱子曰固也宗室盡於武氏手矣其存者皆愚暗不可恃也愚謂五王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以中宗耳復中宗以思太宗耳宗室之僅有存者非直愚暗也又皆非太宗後即欲復唐之宗

社而不稱中宗誰則應之廢中宗而立踈遠者誰則信之當是時乘兵勢而悉捕之武之族無少長皆僇之如呂氏例可也如是而武氏在上陽聞之當亦自不良死即良死可以無後患也若夫中宗之暴昏而妖韋與其女之淫怓則天也五王固無如之何也已

書李光弼傳後

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材力遠出禄山上李臨淮之角之凡兩大勝一大敗其勝者皆用寡而敗者乃用衆用寡

之勝皆乘險謀豫以忍而屈之野戰則敗郭汾陽之始能用衆而不能用寡即用衆亦未必決勝也晚節之捍吐蕃回紇始乘險謀豫以忍而屈之故不敗而卒為宗社之元臣惜哉臨淮之有功名而不善居之也凡臨淮之才畧心事與陶士行畧相當其治軍臨淮為最治民士行為最臨淮不幸而與河北之藩鎮近士行幸而與温太真合而見推挽不至作愧憤死噫嘻亦數哉

書李晟馬燧傳後

李西平渭橋之役以一旅弱師介於二鴟梟之間卒能
勉强激厲以成補天浴日之烈此非特其忠志强忍殊
也葢亦有精思焉夫西平之一決愈於郭汾陽多矣然
其量稍隘意稍滿故輕發於後貴之延賞而卒爲其所
制延賞雖忮非魚朝恩元載比也以爲西平之處延賞
不若汾陽之處朝恩元載也馬北平材力亦陶士行李
臨淮流亞也知有身不知有社稷是故與西平胥壞焉
德宗之世有西平陸敬輿故不亡急而用之緩而棄之

故不振嗚呼哉

書李鄴侯傳後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之竒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詬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子薦入禁中與宰相張九齡諸公善竒矣尋謝去游嵩華終南間求神仙不死之術又竒也久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又竒也為詩以譏楊國忠安禄山斥置蘄春又

奇也太子即位靈武為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閒關來謁又竒也立談而參帷幄體輔若一拜右相辭俄又賜金紫為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史亦將相任耳又竒也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清宮泌皆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歸以避李輔國又竒也當是時廣平王以太子領元帥泌寮也師友也即位為代宗召泌舍之蓬萊閣强以婚娶食肉又竒也然其重已不及肅宗矣元載忌之出為江西觀察判官判官一下佐也泌不辭而往又竒也載

誅而復召常袞忌之出團練澧朗刺杭州又不辭而以
吏治顯又奇也嗣帝為德宗避泚奉天復召泌而用之
則直臣之而已又出而觀察陝虢鑿饟漕之道翦淮西
之逆又奇也自是始登相位天子恭已委之不復設他
相以至終其身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貞元
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代然而皆保全
於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載忌之而不能傷袞
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巧所得於老氏者深矣其所

進深謀秘計以聽者之中庸不能盡售然至於處父子兄弟之間功亦不淺矣

書鄴侯家傳後

鄴侯家傳者故唐丞相李泌孫蘩所撰也蘩才而躁嘗歷仕至方伯討賊有功而以贓論死當下獄且論報自度不得免恐死而先人之蹟且泯泯故成此傳其所紀獲遇肅宗且相而遽引避再遇代宗且相而復引避獨最後遇德宗不能免相以終而中間預收復二京策平

淮西叛卒其事甚奇至於保護諸皇前後者二則留文成之所不如矣司馬文正纂通鑑悉收載之而宋景文之於唐史畧焉豈宋以史筆貴覈而司馬志在資治姑取益時政耶泌既好誕鰲復有加焉可以類推矣史又謂泌以好譚神仙為世所譏雖然不可謂無得也晩而拜相卒死繁劇將無自夭其天年也耶泌辟穀文成亦辟穀乃卒不終辟者何也富貴之可愛甚於死之可畏也

書常袞傳後

常袞唐之賢宰相也獨其與崔祐甫忤而奏斥之逺州為過耳其所與忤之繇不過也夫寛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乃固執以為辭欲令公卿大夫亦三日釋服者何也袞云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唐高以来皆遵之至玄肅之喪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袞之言何其秉禮經正哉充祐甫者不獨倦為臣且

導德宗倦為子者也自元載王縉之執政官以賄成衮
思革其弊杜絶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予而不無壅真
所謂人臣能任怨者祐甫以逐客執大柄欲收一時之
物情而矯之至二百日而除官八百人豈能無容狥也
宰相之禄厚矣而又有堂封以供餐費堂封矣而又日
給内厨御饌可食十人此固元載王縉之所貪飫而衮
之所不一日安者辭日給當矣辭堂封亦未為過也當
魚朝恩之領太學也衮時在散僚獨以為不可上用生

日納諸道節度使金帛珍寶器馬直二十四萬緡衮又以為不可曰彼諸道者豈能男耕女織不過橫取之民斂怨求媚耳此二者舉朝之所若喑而不敢言者也而衮明言之自衮之相也與綰同一麻皆不為載縉黨明也既貶之後不以故相自尊佚所涖皆有聲績其觀察七閩教民陶瓦以易苫蓋無火災誨子弟習經術通藝文易世之後彬彬比於上國其功豈在李冰文翁下哉寡陋豎生槩以苛碎目之過矣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吾嘗謂太白之絶句與杜少陵之七言古詩歌當為古今第一少陵之五七言律與太白之七言詩歌五言律次之當時徵覺於摩詰國莽徐更取讀之真足三分鼎足他皆莫及也天子蒙塵於蜀少陵敘致有慷慨惻怛無窮之感而太白乃作上皇西巡歌得非有胷無心者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雖或壯麗千古何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永王西巡歌彼誠以永王為中

興之賢王也辭官不受賞其語誰信摩詰弱故不能致死安民然其意非肯為之用也生平悟禪理舍家宅無妻子而不之邮顧不能辭禁近以歿豈晚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所謂老將榮補貼者耶

書韓文後

韓公於碑志之類最為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間有未脫蹊逕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舍而就己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鼂賈談理不及衡向

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遺意而急於有所干請於人則詞漫而氣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辨者僅一諱辨而已不作可也蓋公於六經之學甚淺而於佛氏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刄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

書柳文後

柳子才秀於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辯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敘述艱苦酸鼻之辭似不勝楚揺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掊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堂奥便超六季

而上之而晚為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益損各
中半耳

書王叔文傳後

王叔文以永貞元年之二年順宗即位自東宮而拜起
居舍人翰林學士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
三月伾亦為翰林學士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五
月加戸部侍郎使如故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七
月叔文母喪去位伾得風疾八月上傳位皇太子之明

日叔文貶渝州司戶伾貶開州司馬又二日上即位九月出其黨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呂温等為外州刺史伾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泰等復貶遠州司馬嗟乎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竒譎以當權姦之首至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寃也伾貧不足道也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為非深思遠慮而至順宗即位之所注措如罷宮市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耆碩皆能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涣之人心而其所最

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為宦官所持不能全身亟貶而至砥死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由之即劉闢為韋臯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寧不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臯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且神策諸将尚為啓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況裴均嚴綬輩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

其所用帝執誼韓泰等固不能盡當執誼鄙亡論然亦以文學為德宗之寵臣而泰等則天下之所謂名儁有才識者也觀柳宗元寄所知書謂與罪人交十年則必不趣勢而後合又云早歲始竒其能謂可以立仁義興教化則又不必為富貴而求顯獨史所云互相推奬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鑪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

可掩而宗元又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此最爲實錄而茍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訓輩伍寧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即使幸而勝之失一仇士良而得一仇士良何益也

書五代史後

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於春秋之筆削創立義例而其文辭頗為世所喜楊士竒稱之以為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而義例勝之予亟攷其所謂義例者亦不為甚當如朱梁石晉郭周皆起於叛臣前後李唐皆起於夷狄劉漢起於負國之大鎮不過因其繼唐室之統據中原之地其大者尚不能半天下小者三分之一而延世不能過三紀年或僅四五亦何必盡倣古帝王之例而全予之李昪王建劉巖之類乘時鼎峙去全忠

輩等耳又何必盡用僭竊之例而全削之死節死事之人相去不甚遠而分為二劉旻之為漢何不以附於知遠後而別為國至於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兩晉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藹史漢哉一安重誨傳少欲間以議論而痕跡究然詞旨沓拖去伯夷屈平霄壤矣士奇之論私其鄉前輩耳而耳觀者羣和之良可笑也

書馮道傳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為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方之僭竊無論已為唐而遇朱温一死也為温而遇友珪一死也為友貞而遇存勗一死也為存勗而遇嗣源一死也為嗣源之子而遇從珂一死也為從珂而遇契丹一死也遇敬塘一死也為敬塘之子而又遇契丹一死也為知遠之子而遇郭威一死也為郭威之子而遇匡胤一死也遠不及十年而死近不及三載而死内不免以帷幄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徼而兵死野而盜死不知

何以處死也馮道一椎魯士耳歷相十餘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藩位三公爵真王而卒以令終彼非能賄免也非阿諛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忮不畏不名不術推分任真此六者莊老之所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為鄉愿者也雖然寧獨一道哉如竇真固李濤李昉李琪之流皆類之獨道以著得貶耳然則為道而死者必擇以死之日而後可

書趙普傳後

趙韓王不讀書而片語鑿鑿破的如勸太祖收諸將兵權云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勸太宗破金櫃之約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必多多許亦毋論本意若何令人那得不轉圜竊尋自古得天下之易未有如宋太祖者陳橋之變焉得諉非本謀蓋太宗與普謀之於外而太祖陽示無心於内此事獨普三人知之廷美當尚弱弗與也太祖之傳太宗約再傳而始及德昭亦非本

心也知德昭幼而太宗之不利孺子也太宗可以倍廷美而不可倍德昭當真宗之正東宮德昭雖物故尚有子而一時在廷諸臣未有一言及之者寇準窺徵指之所在而請決焉此何足美而一時與後世之人亦未有訾之者何獨於應禪之景皇無責之于肅愍而過為刻也故余每讀宋史至太宗令人思吳乞買至趙普令人思尼瑪哈嗚呼彼亦有人心

書歐陽文後

歐陽之文雅渾不及韓竒峻不及柳而雅靚亦自勝之記序之辭紆徐曲折碑志之辭整暇流動而間於過折處或少力結束處或無歸著然如此十不一二也獨不能工銘詩易於造語率於押韻要不如韓之變化竒崛他文亦有迂遠而不切太淡而無味者然要之宋文竟當與蘇氏踞洛屋兩頭曾王而下置之兩廡

讀朋黨論

朋黨之說蓋自古有之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勢也亦理也歐陽氏獨曰小人無朋以為朋者偽也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以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蘇氏復為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

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於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蘇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信於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為君子而純者必不為朋黨者也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凡為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為朋黨者也曰見利則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為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

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為可喜可愕者入之而為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厨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雖跡為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為徒者傅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閩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為奸與其黨類之貪橫

甚至冒酷吏之法而蹈除之伏機反中其禍繇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於宦者是也不純乎小人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如唐之八司馬者其與伾叔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却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以

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踈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浸淫與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緩之則肆然而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急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則甘心為婦寺之吮舐盡棄其故而了不之恥此於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恒示之戒其於朋也為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羽而

弗克正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又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歐陽氏蘇氏若以為善而汲汲乎求白於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不勝小人必無朋黨小人而不純者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君子而傾人之國然至於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於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書王介甫文後

介甫於文章頗能持論近道理而好以己勝至於語務簡而意務多欲以百餘言而中為層疊宛曲其所長在是而其所病亦在是也誌傳之類亦刻削有矩度而好為小巧於字句閒立法此所短也吾嘗謂介甫於字說其初不無一二會心者遂欲字字而為之說此其所以貽笑猶之治鄞非不足以阜財而得民遂欲行之天下此其所以流毒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

書曾子固文後

子固有識有學尤近道理其辭亦多宏潤遒美而不免為道理所束間有闇塞而不暢者牽纏而不了者要之為朱氏之濫觴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許之近代王慎中輩其材力本勝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長其闇塞牽纏迨又甚者此何意也毋論子固即明允子由介甫俱不足與四家列而稱大若名家者庶幾矣

讀書後卷三

讀書後卷四

明　王世貞　撰

書三蘇文後

明允子瞻俱善持論而明允尤雄勁有氣力獨其好勝而多騁不甚曉事體考故實而輕為可愕可喜之談蓋自戰國中得之子瞻殊爽朗其論策沾溉後人甚多記敘之類順流而易竟不若歐陽之舒婉然中多警僑語

騷賦非古而超然玄著所以收名甚易吾嘗謂子瞻非淺于經術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則明允之餘習晚之所以不純則葱嶺之緒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為佳子弟也四家之文無論已其學則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之永叔狹矣

書老蘇文後

明允晚而始嚮學且僻處西裔無師友之淵源與琢劘

之助以故于六經雜助耳而其學僅戰國策史記班范諸書雖佛老莊列之言亦未之考索也夫以明允之雜肋六經則當寘而弗論可也而何至以其私臆而窺聖人之心又以勢之所不得已者而為聖人之作用使六經之道下而與百家諸子等且有詆譏往古多深文而不中情事其建白置措必權術而亡益治亂且夫辨姦一論其驗介甫固若著蔡然亦介甫自有以驗之彼夫口孔老之言而身夷齊之行即使造作語言私立名字

衣巨盧食犬彘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何以知其必用用之何以知其必為天下患也或以明允在永叔席嘗與介甫押而字韻詩而屈或曰韓富與永叔揚明允不容口而介甫獨不及故恨之或曰明允未嘗作此文也子瞻後見介甫之亂政而擬之以歸名于明允也吾謂皆不足論即果明允作而介甫之報之摘其生平所著書而比之章惇王韶胡不可或又曰惇韶介甫之所喜宜其不以惡明允也雖然明允天下才也使其心術正而

少得賢師友以經學琢劘之其雄勁不亦奪永叔而掩子瞻也哉

書蘇詩後

蘇長公之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若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轉首而不能無異議至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令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為然彼見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

氏而有合焉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餘而不能制其橫氣有餘而不能汰其濁角韻則險而不求妥鬬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誠有以切中其弊者然當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無論蘇公即黃魯直傾奇峭峻亦多得之少陵特單薄無深味蹊逕宛然故離而益相遠耳魯直不足觀也莊生曰神奇化而臭腐蘇公時自犯之臭腐復為神奇則在善觀蘇詩者

讀皇極經世觀物内篇

邵子之皇極經世書吾所不敢輕言而中有扞格而不敢輕信者如觀物篇天生于動地生于静天動地静誰不知之第一氣之分自然輕清上浮重濁下墮上浮則自動下墮則自静以動静見天地則可謂動静生天地則不可也因天有日月星辰則以少陽為星少陰為辰矣地有水火土石則以少陽為石少陰為土何所見耶然猶可也而以星為晝辰為夜者何也寒暑久耳晝夜速耳何以辨其陰

陽太少也雨露風雷陰陽之所化也何以屬之地而謂土為露石為雷也雷之發聲往往在水土中不聞在石也露至輕清最高在雲之上不聞在土也皇帝王霸以配春夏秋冬之升降可耳至配生長收藏抑何贅也謂三王收而五霸藏不知其所證引也夫子有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至設卦之後始繫辭以盡其言今以言配五帝以象配三王者何也且夫五霸之時以語冬則可五霸之術以語冬則不可冬之藏為春地也五霸之藏亦為

三王地乎不得已而又以體用心跡交互焉抑何其割裂穿鑿也使此書在宋前其見排斥而摒之藩籬之外久矣

書韓世忠傳後

韓蘄王一健鬬將也而忠志材氣有古大臣風晚節優游物外以智藏身則庶幾留文成而尉遲鄂公所不論已吾嘗謂宋高宗即昏愚何以信姦檜至此即議和之不浹歲而烏珠已敗盟矣然無纖介之恨及檜者其畏

諸將甚于畏金人也蘄王得其幾矣故亦能借而苟自全乃岳武穆之死所以成蘄王之生也蘄王生於是乎為宋臣者皆有生樂而鮮死憤矣

書趙鼎傳後

吾嘗取宋南渡以後之才而合晉南渡以後之才比之大約謂宋略不如晉止是緣飾儒術可觀耳緣飾儒術其可觀者在此其沒世不振亦在此又謂趙元鎮可比吾家始興然不如始興巧而善收採物情其和平練事

足相當弱亦稱是後讀朱子語錄與吾評合李伯紀之忠志庶幾溫太真然愎而過自信又不能堅忍寧如太真之權奇俶儻也張德遠僅賢于庾元規元規亦非不忠于晉者但怯忍好殺且好勝耳其鋭而喜事所至無成亦略如之岳鵬舉喑嗚跳盪臨機決勝故在祖士雅上綏來鎮撫之略恐不如也韓良臣則又其下矣陳康伯不敢望謝安石虞允文采石之戰故自偉然亦乘敵之未渡而幸勝之又何可望康樂也陶士行未壞之桓

元子元子已壞之士行然其材亦非宋所比晉之孽乃王處仲宋之孽乃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是以無解璽而有銜璧嗚呼豈不幸哉

讀通書正蒙

秦漢以後卓然欲紹孟子而追跡六經之後者揚雄氏而已耳王通氏而已耳周張二先生而已耳太玄紹易者也法言中說紹論語者也通書正蒙紹繫辭中庸者也其所入有深淺所造有純駁要之皆不能無意者也

吾于措語之際竊窺焉二程者志在脩明夫子之道而羽翼之者也不欲為家是以其見不盡合既不盡合是以無取于正蒙而口不及通書其曰茂叔者不純師之也更百餘年而朱子特尊焉其尊之也亦以自為紹也曰通鑑綱目者紹春秋者也大約通書入之淺是以爾雅而鮮格辭正蒙入之深是以精至而多假語通書𡢃也而不甚肖正蒙庶也且孽也雖然自秦漢以後未有能為是識者也其讀而不易入者何學既明矣是故二

書為筌蹄而可以無述也譬之始制食蜀豢者美之而謂為天下之食師也食之久味且忘矣而何有于師

書趙松雪𢃄後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畫也又皆以為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之深沉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絶同也行押則趙於三王近而文

不能近少遜也署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畫則趙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則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袠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丞相巴延德一章中所云輿地久已裂車書當會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顧頗蒙嗚呼元誠而親主宋社誠屋巴延誠賢有功豈所宜言者何有胷無心至

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書耶律遼史後

羊叔子世所謂仁人也然吾讀遼史以為耶律休格之鎮燕勝叔子遠叔子之鎮襄陽未嘗一日而忘取吳其所以勉而為仁者老子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休格之部衆性貪而好殺以殺為仁以戰勉為德而休格獨不然擁數十萬之衆席驟勝之威以壓宋而宋之諸將毋一能角材者顧獨曰保境息民而已使其下皆化之

而不輕為擄掠嗚呼仁哉

書廉希憲巴延諸傳後

吾嘗謂元有三仁焉楚材輔剛主而柔之使不為暴于天下又能以死塞利孔其仁敝天地矣巴延之下宋也肅而謐其居功也廉而約其處廢也恬而智其應世事也毅而栽右社稷臣哉乃廉希憲又有學力焉宰相之為真宰相也男子之為真男子也噫熟謂元無人

書改併五音篇後

改併五音篇者金老儒韓孝彥允中病古集字之未精因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而次子道昭復與其子德恩猶子德惠婿王德珪增訂之加詳焉書成于金章宗之泰和八年而孝彥之猶子道昇序之者也其書未辨出道昭或德恩德惠手小楷法種種精妙吾不知于吳彩鸞僊跡何如南渡以後斷無有儷之者葢章宗時右文盛極而韓自書成之歲告殂其國日尋於干戈以至於亾無暇及典籍翰墨之事矣此書幸不

逐變化而吾又幸得之異日戒兒曹刻梓以從三倉九將急就之後與廣韻韻會並傳寧不一大快事也

書陶九成書艸莽私乘後

陶宗儀九成於書鮮所不讀尤好纂集文獻掌故如輟耕錄說郛書史會要圖繪寶鑑之類雖雅鄭未分而璞玉良辨矣洪武初宋學士景濂序其書史已推為耆碩中間有纂修之召不就余嘗見其聽琴軒詩序及送行文或作古隸或作小楷益至洪武末猶存而此所謂艸

忝私乘者則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事而元之末季諸公所撰著也其能完身名于革故鼎新之際晚節能以壽終殆非偶矣此書乃少年筆楷法尤精謹可存余既愛其人不忝乃祖靖節風而惜其湮没也特為拈出之

書宋景濂集後一

間與僧無心閲永明壽禪師日行百八事毋論精神疲于應接即自子至亥盡廢食寢盥溲之晷而為之亦

有所不能徧後又偶檢宋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百篇永明神僧也固毋論已學士握文柄特自耳順而踰從心縱游刄斵輪不礙方寸亦寧無毫髮累而優然自如吾三載來五更起梵誦不過佛道經數卷應酬文字不盡却然亦不能學士五之一而日來心氣損耗成疾為子弟所苦禁亦自種種覺之乃知吳門白馬之喻誠非妄也因題數語於學士集後不勝貧子之歎

書宋景濂集後二

宋文憲以宿儒佐英主司禮樂制作之柄其高文大册徧海内即近而九重逺而四夷亡能舍公筆弗請者骨尚肉而臺閣以易奪之久而至弘德間縉紳以古奪之至嘉靖不盡程古亦不盡為易者復奪之益至于今而不復有能舉文憲名矣何論著作雖然亦安可竟廢文憲也文憲於書無所不讀於文體裁無所不曉顧其槩以典實易宏麗以詳明易遒簡發之而欲意之必罄言

之而欲人之必曉以故不能預執後人之權而時時見奪夫使後人率偏師而與之角孫主簿之三千騎足敵羸卒數萬若各悉其國之賦甲而競於大麓所謂五戰而秦不勝三趙再勝者邯鄲岌岌乎我故思用其人也

書方正學文集後

正學先生之死義天下之人能壯之而又能痛之當是時人主不勝一念之憤屠僇其宗戚以至朋友之屬無所不株累片紙隻字皆有厲禁然其文固已鳩于三十

年之餘而大行于百年之後然後知萬乘之威不能與匹夫匹婦爭勝者此是也先生之學出于宋文憲不能如文憲之博而純則過之其文則不盡出文憲所自托在昌黎氏而不能脫蘇氏窠臼大較飛湍瀑流之勢多而煙波瀠洄之意少持論則甚正而微涉迂要非孔孟之書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弗道而至一節之士如周孟橋楊云敞孔璋輩津津稱之不容口異日經濟之不盡究而以致命遂志終固其托寄樹立然也建文魚水

之契于集中亦一二見之第齊黄日夜不遑寢息以一成燕之禍禍成而委之先生以一木而支大厦之任良可歎也集中林嘉猷者先生門人建文中為按察僉事先生使之行燕世子間亦甚奇審爾則必不使先生草即位詔即不指斥亦必不免若乃至東市而哀憤伉厲固不特一先生也世世之哀先生者或過有所襃飾然不失為志士而國史成于宣廟時似亦可以已矣而曰孝孺叩頭求哀命執之嗚呼彼寧叩頭

者哉

書李空同集後

空同先生兩疏于弘治間擔荷世道不淺雖再下詔獄見以爲煆煉而實益其剛果之氣若廣信之訟血氣與義氣各强半耳材高而病脫疎則易入名高而尚激厲則易染同舟遇風胡越相救而不知其伏機之至此也一遇康德涵再遇林待用而後得免虎口噫嘻亦危矣當嘉靖之丁亥巳丑間楊應寧當國名爲最知先生而

竟不一推轂事殊不可曉吾嘗謂憐才者若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若冰雪寒必透骨俯仰千古至今尚新可歎哉

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吾嚮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于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論議過爾抑剪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絃自是

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于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為樂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而已

書陳白沙集後

陳公甫先生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學為古文辭殊不能相契脫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若邵堯夫非不

有會心處而沓拖䟴跋種種可厭譬之剝茘枝薦江瑤以佐蒲萄之酒而餒魚敗肉臭羮蛙炙雜然而前進將掩鼻抉喉嘔噦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極推重莊孔旸又堯夫下也而公甫亦自沾沾則不能盡出無意以此小讓陶先生

書王文成集後一

余十四嵗從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讀之而晝夜不釋卷至忘寢食其愛之出于三蘇之上稍長讀秦以下古

文辭遂于王氏無所入不復顧其書而王氏實不可廢盖當王氏之為詩少年時亦求所謂工者而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節盡舉而歸之道而尚為少年意所累不能渾融而出于自然其文則少不必道而往往有精思晩不必法而匆匆無深味其自負若兩得而幾所謂兩墮者也以世眼觀之公甫固不如以法眼觀之伯安瞠乎後矣若伯安所上封奏陳事理敘功略捭闔宏暢使人目醒當不在蘇氏下余少嘗見魏子才先

生曰伯安疏絕不如胡永清此以事理言也非以文也

書王文成集後二

王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動處見本體不必究析其偏全而沈切痛快誦之使人躍然而自醒人皆可以為堯舜要不外此第孟子之所謂善足矣乃必盡闢他說以獨伸吾是文成之所謂良知足矣乃至盡引經語以證吾合吾伸吾是而彼之所謂是者亦出矣吾證吾合而諸聳蔓而不能悉合者亦出矣譬之

行道而得康莊見者振足噉酪而得醍醐聞者朶頤何暇辨他岐别異味哉乃北人不學妬文成之俎豆而膚辭詆訶之眞蜉蝣之撼樹可笑也

書李于鱗集後

昔在西省東署時於于鱗詩無所不見而所見文獨贈予兩序及顔神城碑之類不能十餘首當時心服其能稱說古昔以牛耳歸之衆已有葵丘之議而最後集刻行則叛者羣起然往往以詰屈聱牙攻之則過矣于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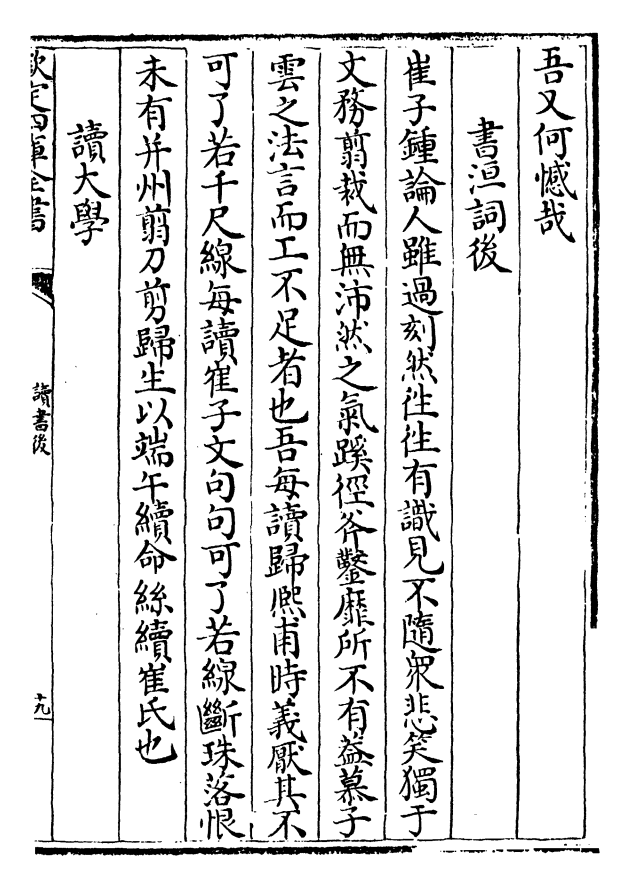
之病在氣有窒而辭有蔓或借長語而演之使不可了或以古語而傳新事使不可識又或心所不許而漫應之不能伏匿其辭至于寂寥而不可諷味此三者誠有之若乃誌傳之類其合作處真周鼎商彝尺牘之所輸寫奇辭澹言縱横溢來而莫能禦恐非北地信陽所辦也徐子言之悪于鱗著之書吾既不伏亦不暇辨為志數語於後

書歸熙甫文集後

余成進士時歸熈甫則已大有公車間名而積數年不第每罷試則主司相與咤恨以歸生不第何名為公車而同年朱檢討者佻人也數問余得歸生古文辭否余謝無有一日忽以一編擲余面曰是更不如崔信明水中物邪且謂何不令歸生見我當作李密視秦王時狀余戲答子遂能秦王邪即李密洺未易才也退取讀之果熈甫文凡二十餘章多率略應酬語益朱所見者杜德機耳而又數年熈甫之客中表陸明謨忽貽書責數余

以不能推轂漑甫不知其說所自余方盛年憍氣漫爾應之齒牙之鍔頗及吳下前輩中謂陸浚明差强人意漑甫小勝浚明然亦未滿語又數年而漑甫始第又數年而卒客有梓其集貽余者卒卒未及展爲人持去旋徙處曇靖復得而讀之故是近代名手若論議書疏之類滔滔横流不竭而發源則泓渟朗著誌傳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愛脫賺法唯銘辭小不及耳昌黎于碑誌極有力是兼東西京而時出之永叔

雖佳故一家言耳而茅坤氏乃頗右永叔而左昌黎故當不識也他序記熈甫亦甚快所不足者起伏與結構也起伏須婉而勁結搆須味而裁要必有千鈞之力而後可至于照應點綴絶不可少又貴琢之無痕此毋但熈甫當時極推重于鱗于鱗亦似有可憾者嗟乎熈甫與朱生皆不可作矣恨不使朱見之復能作秦王態否熈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輩為蜉蝣之撼不容口當是于陸生所見報書故無言不酬吾又何憾哉



吾又何憾哉

書洹詞後

崔子鍾論人雖過刻然往往有識見不隨衆悲笑獨于文務剪裁而無沛然之氣蹊徑斧鑿靡所不有益慕子雲之法言而工不足者也吾每讀歸熙甫時義厭其不可了若千尺線每讀崔子文句句可了若線斷珠落恨未有并州翦刀剪歸生以端午續命絲續崔氏也

讀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帝王相傳體用之大要雜見于禮經而朱子獨表章之令天下家喻人習不若五經之有專治而不能相通也於戲亦盛矣吾獨惜朱子之勇于表章而不精于訂定也夫三綱領八條目盡之矣今雜置知止及物有本末諸條于首章以致知格物之解闕焉而妄以腐庸之長語補之不合聽訟之章於物有本末後又贅之以釋本末且遂有本末而無終始何舛也王文成之格物與朱子異且取大學之古本以正其誤似矣然

所謂古本者恐亦未盡當也新民之釋章明德前而止至善後昭昭若日星誰能廢之且欲以如保赤子之一言而證親民抑何闊迂也區區管窺竊以大學本無闕文位置稍失序耳前亦非聖經後亦非賢傳葢曾子引夫子之緒言而繹其意以誨門人門人因而成書前列三綱八條目而後序釋之凡古人之為文類如是耳何以知非曾子書也文有曾子曰云云不應自言而中自引之也所謂門人者必子思也何以知其子思也它門人

必不能也今竊為之訂定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

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則致知在格物之章何闕釋乎大抵所謂大人者德位兼備之大人而所謂學者治國平天下之學故于格物一章遽及于無訟之為本以見體不離用平天下之章絕不及國而惟致辨于忠信驕泰之得失以見用不離體而中以脩身貫之見大本之所在而後可以言學王文成之訓格雖小牴牾而其所謂物則合矣即物窮理之支離何必待辨而明吾故曰曾子授之而亦子思述之者也

讀中庸

讀中庸而知孟子之為子思門人無疑也孟子之言性善委曲懇至然不過因率性之道而明天命之真耳其他所稱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即誠明明誠生學安利之說耳第反之一字却似未穩恐人作荀卿解首章擬朱子解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下慎獨功由淺而至深而王文成解則下文之所謂獨者即不睹不聞而所謂慎即戒謹恐懼也竊詳文義當以文成為當下文朱解

喜怒哀樂謂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道也文成解則慎獨以後脩道之教事也微犯致字義矣弟朱子解則天下有大本而無違道矣至于致中和分天地位萬物育又分戒懼謹獨支離割强大失子思本意

中和者體用也中庸者即已成之德而表之曰無過不及而已曰平常而已注變和言庸者誤庸之一字禪者亦知之曰平常心是道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幾于化矣而末引夫子失鵠反身之論所以異于莊周列禦寇也

鬼神之爲德章直與易繫相表裏祭義不足盡之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此語有深味而朱子以不言后土爲省文似失之天以象地以形雖分而上下然各一物耳而所以主宰之者一上帝也冬至而祀南郊其神此上帝也夏至而祀北郊其神此上帝也所謂易有太極也故詩書聖賢之所稱述有上帝而已不言后土者非

略之也釋之言曰帝釋天道之言曰王帝亦此義也所謂閻羅王者主治人之盡而為鬼者非土也

夫子稱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之所謂王道者子庶民之一經耳而何以能使齊梁之君幡然而從我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不可缺只在之字上體認分曉耳朱子之格物於之字似未徹也王文成之格物知有之而欲廢此五者不可也故皆不知聖言之全

子思說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至誠如神處絕得易繫

之精非孟子所可及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戒謹恐懼以後相表裏而精詳懇至

讀書後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讀書後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讀書後卷五

明 王世貞 撰

讀秦本紀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

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于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略而善

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讀秦本紀二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强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于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于涇渭之閒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盖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

于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簒晉之趙魏韓而簒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于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

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于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冀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

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眨秦晉也近世有暨儒丘氏者不得其説而輕于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篡矣當獻

帝時董李肇孽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倚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廓清區寓奠乂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僇忠舊敖廢儀節至于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慱國于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

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譪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

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

詒羣雄而擯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人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于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得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況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

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顓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于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為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

聲曲闇智渙泓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郤鄭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曰如

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興魚鹽諸大策外往往捭甲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為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為戰國之策士術史傅會而增益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狙之國也戎與楚積强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氏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邪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藥薛之閒而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卵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説告其君至於用畧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舄北却敵徐

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邪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竒深其文辭而恠其誇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徙輙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又曰武王征西方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始漢武之靡也王

子晉曰吾後三年上賔于帝所以至今稱晉仙去王
會敘事固典有法然所紀奇民謡殄怪鳥獸抑又何誕
也柰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哉第書名汲冢者非按汲
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安釐王出冢書凡七
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丘藏繳書易國語論語篇目杜
預序稱太甲殺伊尹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
妲己懸頭二太白旗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史公史記
中寧至魏始出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爲恨而孟

子於武成乃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賢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于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

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廁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刪其畝莽褒猶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刪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别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末敢也聊識于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别本邪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邪夫老子而不為關尹著五千言巳耳老子而為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僞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于道要之至淺陋若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戹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壖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為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何哉阮逸僞元經李筌僞陰符劉歆僞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

淺陋者也雖然使偽而近也毋寧偽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傅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狹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于中國而秦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强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僞者多援少倍多拘少劇亢倉子僞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僞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于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于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肉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

人隱鬼谷不著名氏甞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詡也得道為地仙此訣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産之政子産戮之按左氏駟歂嗣子太叔為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

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于無厚於乎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于辯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傅其旨茍益其辭也邪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于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舞文之魁也孰謂駟歂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稗官者

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廁之經迨今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

于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汎不切牽合可笑之語盖馳騁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于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于懷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蔡激于隱客之一言為大謬耳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狠之心其然乎豈螳蜋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詩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為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為背理道而獨于五行之生尅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

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訣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誣者然而于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邇而當者然而于事不必濟也其濟為售不疑而其誣至于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為偽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淺率而強為古語也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

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説者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偽為連山等易百餘卷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即其書也邪

讀元命苞

右書據以為後周衛元嵩述唐蘇源明傳李江注楊元素由祕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歧

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為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偽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為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

而巳嗚呼匈奴天下莫强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
盡天幸邪王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于淮南王者又胡
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
焉敘其才力慓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
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
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
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
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

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與之義多吾既深于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鼂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

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于鎛再屈于稹三屈于逢吉四屈于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戞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啻屣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邪彼其詆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譏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緑野匹若又何也裴以誠

李以術裴以容李以攸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别于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邪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于敏中也則其鬼固賢于其人也嗚呼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讀書後卷五